

四庫全書

經部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恭校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劉達

經部一

學易記

易類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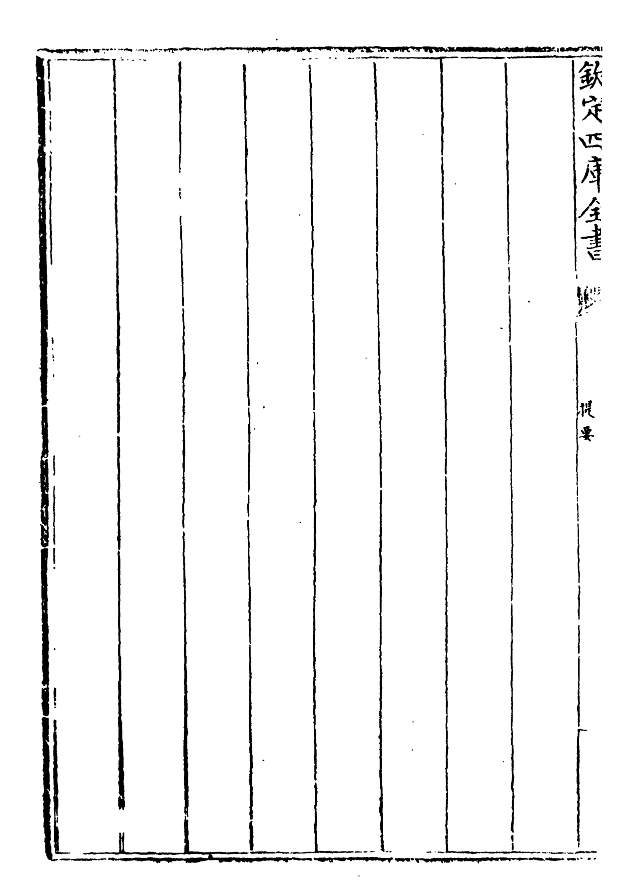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學易記九卷元李簡撰簡里貫未詳自序稱己未歲承乏倅泰安己未為延祐六年蓋仁宗時也其書所採自子夏易傳以逮張特立劉肅之說凡六十四家一一各標姓氏其集數人之說為一條者亦註曰兼采

其其其不註者則簡之新義矣大抵倣李鼎祚集觧房審權義海之例自序稱在東平時與張中庸劉佚菴王仲徽聚諸易觧節取之張與王意在省文劉之設心務歸一說僕之所取寧失之多以俟後來觀者去取又稱已未歲取向所集重加去取則始博終約蓋非苟作故所言多淳實不支其所見楊彬夫五十家解單渢三十家解今並不存即所列六

十四家遺書亦多散佚因簡所輯猶有什一之傳則其功亦不在鼎祚審權下也乾隆四十四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學易記原序

伊川先生嘗云學易者當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然後却有用心處時先生易傳未出也及温陵曽獻之集大易粹言傳於世則學者知有所宗而三家之說不無去取也歲在壬寅春三月予自泰山之萊蕪挈家還東平時張中庸劉佚菴二先生與王仲徽輩方聚諸家易解而節取之一相見遂得厠於講席之末前後數載凡讀六七過其書始成然人之所見不

能盡同其去取之間則亦不能無少異大抵張與王意在省文劉之設心務歸一說僕之所取寧失之多以俟後來觀者去取也僕居萊蕪幾二載當時所讀之易止有王輔嗣與粹言而已諸家之說則未之見也六百日之間節取粹言凡三度前賢之說或中心有所不安則思之夜以繼日雖在道路鞍馬間與窗下無少異脫有所得隨即書之以待它年讀之驗其學之進與否也比還東平積謬說百餘段及得胡安定王荆公南軒晦菴

誠齋諸先生全書及楊彬夫所集五十家解單渢所集三十家解讀之謬說暗與前賢之說相合者十有二三私心始頗自信今卷中凡無名字者以兼採諸人之意合而為一說不能主名亦或有區區管見輙不自揆而厠於其間者其初心將便觀覽而傳於家非敢有意傳諸人以取著述之名也親友之間有堅欲求觀而不能違者或復為人録去予甚患之已未歲徐之倅泰安山城事少遂取向之所集學易記觀之重加去取焉噫親

友相知相愛由此書獲謗獲罪於朋儕亦由此書它日必有能辨之者中統建元庚申秋七月望日信都李簡序

諸儒姓氏

卜氏商子夏經解　　王氏弼輔嗣注

韓氏伯康伯繫辭注　　孔氏穎達仲達疏

希夷陳氏摶圖南　　安定胡氏瑗翼之

濂溪周氏惇頤茂叔　　康節邵氏雍堯夫

涑水司馬氏光君實　　臨川王氏安石介甫

徂徠石氏介守道　　東坡蘇氏軾子瞻

明道程氏顥伯淳　　伊川程氏頤正叔

横渠張氏載 子厚　廣平游氏酢 定夫

龜山楊氏時 中立　兼山郭氏忠孝 立之

白雲郭氏雍 子和　東萊呂氏祖謙 伯恭

龔氏原 深甫　徐氏君平

邵氏秬　范氏諤昌

耿氏南仲 希道　漢上朱氏震 子發

平原單氏渢　童溪王氏宗傳 景孟

潘氏夢旂 天錫　余氏童

鄭氏 東卿　王氏 師心

晦菴朱氏 熹 元晦　南軒張氏 栻 敬夫

誠齋楊氏 萬里 庭秀　京口先生

西溪李氏　劉氏 牧 長民

榕臺林氏　黄氏 林中

鄭氏 汝諧 舜舉　宋氏 齊愈

陳氏 子明　荀氏

學士錢氏 藻　于氏 寶

宋氏咸　莊氏

都氏　牧氏

李氏元量　辛氏

淩氏　孫氏諤

博士李氏　袁氏機仲

景氏紹　楊氏彬夫

西山真氏德秀景元　鶴山魏氏了翁華夫

渾源雷氏思西仲　閑閑趙氏秉文周臣

中庸張氏特立文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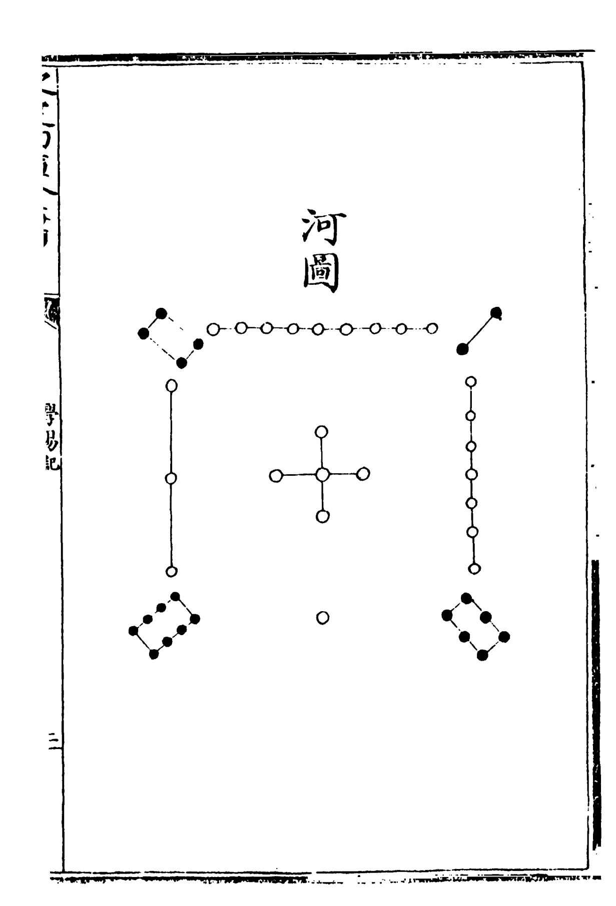
佚菴劉氏肅才卿

學易記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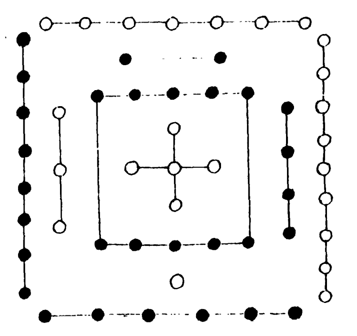
朱文公曰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闊畧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為足以上究聖人畫卦作易之本旨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

文公此說甚愜愚意然僕所取之圖則亦不能盡同也其六十四卦方圖蓋因推廣河圖而得之也理與象數備見於圖伏羲八卦既畫此圖已具天地間真

先天之注脚也


河圖

洛書



河圖洛書之數邵堯夫傳於李挺之挺之傳於穆伯長伯長傳於种明逸明逸傳於陳圖南

河圖九宫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央縱横皆十五伏羲觀河圖而畫八卦者此也其圖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中者為主而外者為客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也縱横參伍無適而非十五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洛書之位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居北地以二生火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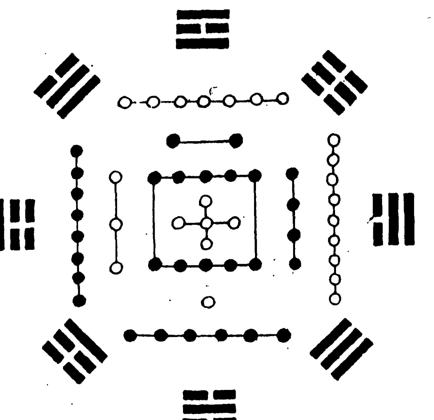
天以七成之居南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居東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居西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居中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地之數各以其類而相求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積五奇而為二十五積五偶而為三十合是二者而為五十有五此洛書之全數也文王後天八卦之位蓋出乎此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

則之或曰河圖洛書其圖雖傳古今無説不知伏羲見河圖時怎生消息取數畫卦定位来子於易學用心非一日亦有所見盍為我言之曰先天論數其體有三後天論數其用有二蓋先天明易之體後天明易之用也何謂三天地有奇偶之數天一地二是也先天有自然之數乾一兑二是也五行有生成之數水一火二是也河圖九宮縱横十五先天取數三者不遺此孔子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

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也先天則河圖後天則洛書其説具見於後

先天則河圖

後天則洛書



先天乾一位在南方兌二位在東南離三位在東方震四位在東北巽五位在西南坎六位在西北艮七位在西方坤八位在西南繫辭自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明先天也

陽極於九故乾位南方陰極於二故坤位西南蓋陽主進而陰主退也金之生數四故兌位東南木之成數八故震位東北其離巽坎艮之位皆取先天自然之數巽得五數位當居中其所以居一者一乃一元

之氣散之則為五行斂之則復一元也或曰八卦之中巽何獨能運五行而復太極曰巽風也風之性無往而不入又順理而能行權也八卦定位或以陰陽或以五行或以自然之數參取互見九宫無遺亦縱横十五之義也向使巽便能居一則五為無用之數矣說卦曰震東方也兊正秋也離也者明也坤也者地也或言體或言用或言時或言方所亦此互見之意也又乾坤父母也長男長女位乎外少男少女居

左右此亦天下之通情也後天八卦出於洛書以震代離蓋取木之生數也故萬物出乎震東方又有木之成數故巽得次震而代兌也以離代乾火之成數七也以兌代艮以乾代坎取四九金生成之數也以坎代巽者水生成之數在北也以艮代震取土生成之數位乎東北終始萬物也六子從乾變易方所獨坤居西南不動者亦陽動陰静之意也

易有太極圖



天地之初一氣而已云太極者一氣未分之初歟一氣既分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是生兩儀也兩儀既分則金木水火四方之位列是生四象也萬物出乎震而齊乎巽得天三地八生成之數震陽木巽陰木之象也木生火天七火之成數萬物皆相見離為南方之卦也火生土陰極於二故坤位西南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土生金説乎兑戰乎乾得四九生成之數兑陰金乾陽金之象也金生坎水正北

方之卦於時為冬萬物歸根復命之時也水受制於土故艮居東北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元而貞貞而元無有已也艮也者其造化循環之樞歟

伏羲八卦次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陽		陰		剛		柔	
天				地			

太極

太極判而為天地天地之中又有陰陽剛柔孔子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也陰陽之中又有陰陽其法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其叙乾一兊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首乾尾坤以陰陽先後為數也

重卦圖 孔子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上								
五								
四								
三								
二								
初								

乾宮

臨	損	節	中孚	歸妹	睽	兌	履

兌宮

乾一兌二之次第亦皆自然

同人	革	三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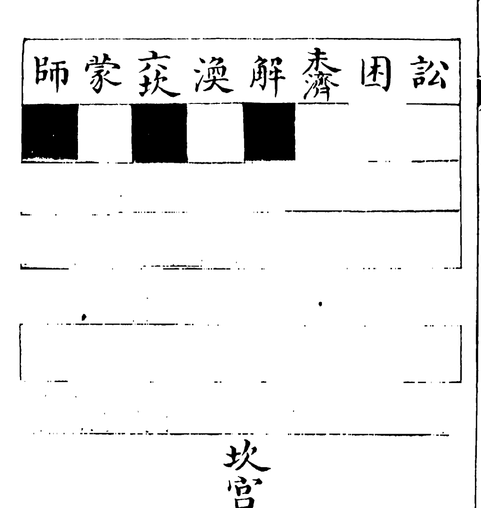
離宮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震宮

姤	大過	鼎	恒	巽	井	蠱	升

巽宮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坎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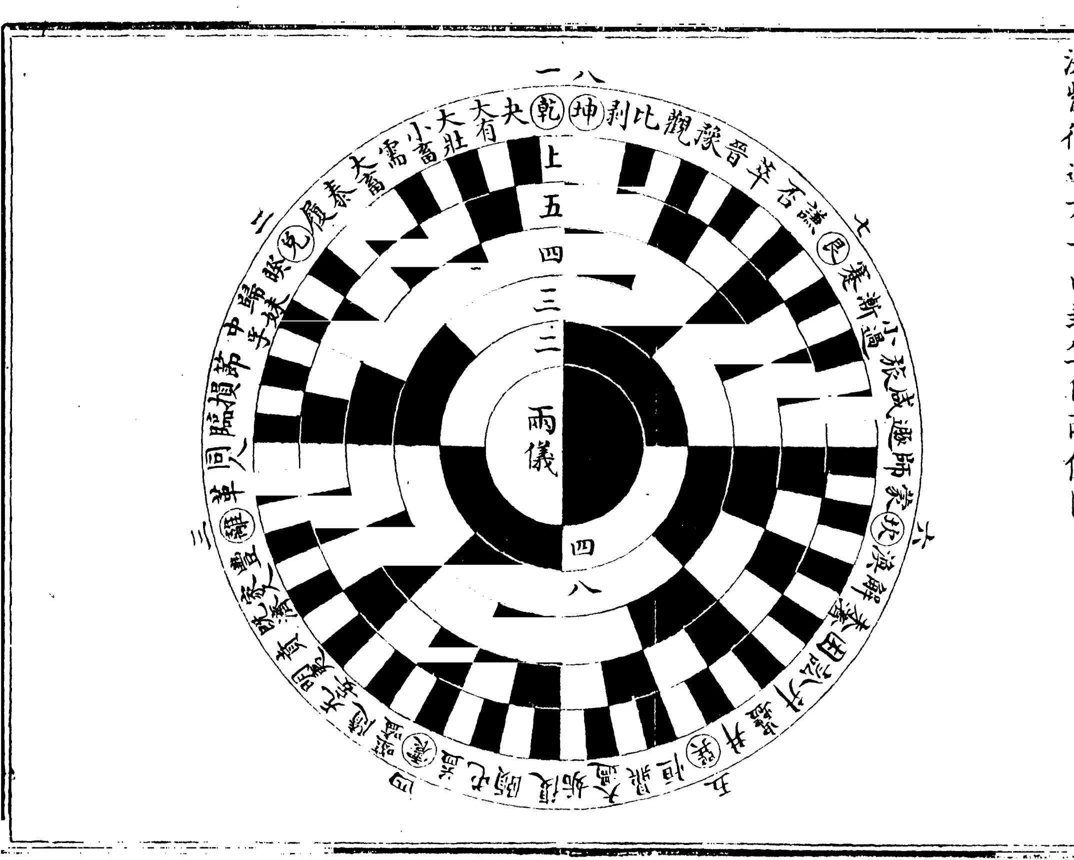
遯	咸	旅	小過	漸	蹇	艮	謙

艮宮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剥	坤

坤宫

洪紫微邁六十四卦生自兩儀圖



孔子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者此也非止乎此也八卦之中分列五十六卦亦皆首尾相錯夬與復相錯睽與革相錯其餘相次至于謙剥皆相錯又非止乎此也乾與坤相伏故相對夬與剥相伏又相對其餘相次至于復姤悉皆兩兩相伏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洪紫微此圖其自然之理蓋出於伏羲八卦次序圖因而重之而為六十四也此圖傳世始於邁邪其

亦有所受也邪是因見堯夫乾南坤北之先天遂更而爲此圖邪要之有天地以來便有此象伏羲既畫之後此圖已具天地之間矣

先天衍河圖萬物數圖

二十二 四十三 十五 五十 五十一 十四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五 三十 五十八 七 六 五十九 四十一 二十四

十六 四十九 十七 四十八 四十五 二十 五十二 十三

五十七 八 四十 二十五 二十八 三十七 五 六十

六十四 一 十九 四十六 四十七 十八 四 六十一

九 五十六 三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三十九 五十三 十二

三十四 三十一 六十三 二 三 六十二 四十四 二十一

二十三 四十二 十 五十五 五十四 十一 二十九 三十六

地澤 地風 地天 地水 天山 山天 火雷 風雷

山雷 天雷 天地 艮 坎 澤地 水風 澤火

天澤 山水 火澤 風水 澤水 水澤 澤山 水天

地山 坤 雷風 雷火 山火 天風 巽 火地

山地 乾 風澤 火水 雷水 雷澤 震 雷地

澤天 水山 澤風 水火 風火 火風 火山 風天

水雷 澤雷 水地 兑 離 風地 天水 山澤

天火 山風 火天 風山 雷山 雷天 地火 地雷

地澤臨 二十二
地風升 四十三
地天泰 十五
地水師 五十
天山遯 五十一
山天大畜 十四
火雷噬嗑 二十二
風雷益 三十三

山雷頤 三十五
天雷无妄 三十
天地否 五十八
艮 七
坎 六
澤地萃 五十九
水風井 四十一
澤火革 二十四

天澤履 十六
山水蒙 四十九
火澤睽 十七
風水渙 四十八
澤水困 四十五
水澤節 二十
澤山咸 五十二
水天需 十三

地山謙 五十七
坤 八
雷風恒 四十
雷火豐 二十五
山火賁 二十八
天風姤 三十七
巽 五
火地晉 六十

六十四 山地 剝
一 乾
十九 風澤 中孚
四十六 火水 未濟
四十七 雷水 解
十八 雷澤 歸妹
四 震
六十一 雷地 豫

九 澤天 夬
五十六 水山 蹇
三十八 澤風 大過
二十七 水火 既濟
二十六 風火 家人
三十九 火風 鼎
五十三 火山 旅
十二 風天 小畜

三十四 水雷 屯
三十一 澤雷 隨
六十三 水地 比
二 兌
三 離
六十二 風地 觀
四十四 天水 訟
二十一 山澤 損

二十三 天火 同人
四十二 山風 蠱
十 火天 大有
五十五 風山 漸
五十四 雷山 小過
十一 雷天 大壯
二十九 地火 明夷
三十六 地雷 復

此先天衍河圖縱橫自然之數圖也一者太極也六十四者卦之用也其數六十有五者亦猶大衍之數五十也四因六十五得策二百六十縱橫得策四千一百六十復以四位成簇縱橫二簇乘之又得策四千一百六十斜取之又得策五百二十復以四位成簇斜取之又得策二千八十南與北合東與西交又得策五百二十共得策萬有一千四百四十以當萬物之數也乾一兑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首乾尾坤左旋而圓象自然洪紫微之先天不期合
而合矣史九大有十大壯十一小畜十二需十三大
畜十四泰十五履十六復左旋八卦皆乾宮史履相
對乾兌相交也睽十七歸妹十八中孚十九節二十
四卦對峙皆本兌宮損二十一臨二十二同人二十
三革二十四四卦相對宗西北澤火之象豐二十五
家人二十六既濟二十七賁二十八四卦相對峙皆
本離宮明夷二十九无妄三十隨三十一噬嗑三十

二四卦相對亦西北火雷之象益三十三屯三十四
頤三十五復三十六四卦相對皆本震宮姤三十七
大過三十八鼎三十九恒四十四卦對峙皆本巽宮
井四十一蠱四十二升四十三訟四十四四卦相對
亦西北水風之象困四十五未濟四十六解四十七
渙四十八四卦對峙皆本坎宮蒙四十九師五十遯
五十一咸五十二旅五十三小過五十四漸五十五
蹇五十六八卦右旋蒙蹇相對山水相交八卦皆山

水之象謙五十七否五十八萃五十九晉六十豫六十一觀六十二比六十三剥六十四八卦復右旋皆本坤宫謙剥相對地與山交六十四卦亦皆首乾尾坤乾運坤外其布列之位與夫縱横之數一位不可移一數不可亂非智營非力索其陰陽五行六十四卦萬物之理之數天造地設自然而然此圖當與洪紫微之先天相為表裏也或曰澤火火雷風水何以皆宗西北曰此先天中已隱西北首乾之意也

學易記綱領

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或問伊川曰不知聖人何以因學易後始能無過曰先儒謂孔子學易後可以無大過此大段失却文義聖人何嘗有過如待學易後無大過却是未學易前嘗有大過也此聖人如未嘗學易何以知其可以無大過蓋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既修他經惟是易未嘗發明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期之五十然後贊

易則學易者可以無大過差若所謂賛易道以黜八索是也言學與大過皆謙也

王氏曰凡彖者通論一卦之體者也一卦之體由一爻為主則指明一爻之美以統一卦之義大有之類是也卦體不由乎一爻則全以二體之義明之豐卦之類是也

又曰彖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矣

夫陰之所求者陽陽之所求者陰也陽茍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從之故陰得不同而歸之陰茍隻焉五陽何得不同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為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

姤初六雖不可以為主亦羣陽之所求也夬上六固不可以為主亦羣剛之所共決也

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又曰比復好先乾壯惡首明夷務闇豐尚光大吉凶有時不可犯也動靜有適不可過也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

故當其列貴賤之時其位不可犯也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觀爻思變變斯盡矣

夫象者出意者也得意則忘象言者明象者也得象則忘言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義苟在健何必乾乃為馬類苟在順何必坤乃為牛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偽說滋漫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喻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蓋存象忘

意之由也

彖象無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繫辭但論三五二四同功異位亦不及初上唯乾上九文言云貴而无位需上六云雖不當位若以上為陰位邪則需上六不得云不當位也若以上為陽位邪則乾上九不得云貴而无位也陰陽處之皆云非位而初亦不說當位失位也然則初上者是事之終始无陰陽定位也

不云初終不云上下而云初上者互言也蒙與家人

言初終也井鼎之類言上下也

伏羲畫卦文王重之卦下辭即文王所作也周公爻之孔子翼而繫之然後易之道備

孔氏疏云夫子十翼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説卦八序卦九雜卦十

濂溪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藴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藴不可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寂然不動者

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明道曰盡天理便是易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

或問太玄之作何如曰是亦賢矣必欲撰不如明易

伊川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

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

祁寛問學易之道尹和靖曰昔焞聞之伊川先生明辭久之再請伊川曰次識其時因曰唐虞禪夏后商周繼文

王之不取武王之取不識時後便做文王武王不同非也使文王當武王之時便做了武王事使武王當文王時也只做得文王事皆時也識得時後便見堯舜湯武其揆一也推此時之大者吾輩語默出處皆要識時便

六十四卦爻都得爲自家用也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

或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

卦下之辭為彖夫子從而釋之通謂之彖彖者言一卦之義故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謝公師直與伊川論易伊川未之許也公曰昔與伯淳亦謂景溫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伊川曰以某觀之二公皆深於易者也公曰何謂也伊川曰監司論學而主

簿敢以為非為監司者不怒為主簿者敢言非深於易而何

横渠曰繫辭所以論易之道既知易之道則易象在其中故觀易必由繫辭獨說九卦之德者蓋九卦為德切於人事

横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徒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横渠徹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橫渠人品甚高胷次明白灑落只在於此一事觀之非有大過人之資而造道深者不能也

龜山曰易不比他經須心通始得未見易而玩易之文以言易若說得深即不是聖人作用處若說得淺常人之談耳

白雲曰包犧氏畫八卦而卦之名已立文王重之為六十四之後然後易之名出焉文王之易以周題之所以别夏商二代夏曰連山商曰歸藏而不名曰夏商易者

時未有易之名故也連山以艮為首歸藏以坤為首

或問連山首艮歸藏首坤之義曰艮始終萬物者也

坤養育萬物者也此亦三統之義也

又曰包犧畫卦蓋本三才天道主覆故畫於上地道主

載故畫於下人道財成輔相故畫於中於是自任以財

成輔相之道而配天地焉者包犧畫卦之道也然天道

不以天高而大於地地道不以地廣而大於人人道不

以人微而小於天地是以聖人經以三才而太極亡緯

以八卦而太極復一經一緯而六十四象由之以備天下之能事畢矣

易者道貫三才理該萬物其實行處要須以人事明之包犧畫卦初未有辭文王周公之言皆繫辭也故孔子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繫辭焉以盡其言今上下二篇孔子之繫辭也

又曰孔穎達曰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則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屯蒙需訟之類是也變者乾坤坎離

大過頤中孚小過八者是也或覆或變豈無其序哉故
聖人所以序之也
鄭東卿曰小過有飛鳥之象中孚有卵之象孚字從爪
從子如鳥以爪抱卵也又卦畫二陰居內外實中虛亦
卵之象也
鳥之所以能孚化其卵者誠意專也人能守道如鳥
抱卵則誠无不至矣
晦菴曰吉凶悔吝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憂患中必悔悔

便是吉之漸及至吉却便安肆又做出羞吝事便是凶之漸凶則復悔吉似夏吝似秋凶似冬悔似春循環無已也

繫辭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故悔趣於吉而吝向於凶也

問内卦為貞外卦為悔之義晦菴曰貞訓正事方正如此悔是事已如此凡悔吝者皆是事過後方有悔吝内卦之占是事如此外卦之占是事已然者如此二字又

有始終之意

西山真氏曰易者隂陽變易之謂日往則月来寒往則暑来晝夜昏明循環不息此天道之常也聖人擬之以爲易不過推明隂陽消長之理而已陽長則隂消隂長則陽消一消一長天之道也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恭校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謝景標

學易記卷一

元 李簡 撰

上經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伊川曰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為乾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不息之

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白雲曰說卦曰乾為天在天之乾也為圜在象之乾也為君為父在人之乾也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馬為木果在地在物之乾也

邵氏曰元者氣之始亨者氣之通即元氣也

誠齋曰元亨利貞乾之德也德之名四其實則一一

者何元而已元出而亨物始而通也時春而夏日旦而晝人幼而壯物萌而榮皆元亨之迹利入而貞物成則復也時秋而冬日昳而夕人彊而耄物實而隕皆利貞之迹故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復者何復於元而已元者貞之初貞者元之終元貞異名而同體亨者物之生利者物之成亨利異功而同用

初九潛龍勿用

伊川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以龍為象者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九在一卦之下為始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養晦以俟時

誠齋曰乾陽也其數曰九坤陰也其數曰六何也天地之生數也積天數之一三五不曰九乎積地數之二四不曰六乎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明道曰九五九二皆言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下者

伊川曰田地上也出見於地上其德已著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純體不分剛柔而以同德相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白雲曰三居臣道之尊當興事造業之任故終日乾

乾法乾之健不遑休息此大禹三過其門不入之時然天下之理髙則危滿則溢必戰戰兢兢然後無危溢之患是以九三位極之君子能朝夕惕然則雖處危地无咎矣

康節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坐以待旦夕惕若之謂也

誠齋曰勤於德而懼於位則危者安矣何咎之有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此爻有進退之義九陽進也四淵退也或疑辭謂非必也或躍者試其所養在淵者涵其自養宜動而動斯无咎矣有咎无咎主動而言故象云進无咎也蓋吉凶悔吝生乎動故也安定胡氏以此義為儲貳六爻之義惟舜能備之耕稼陶漁時潛也玄德升聞時即見也歷試諸難時即乾乾也納于大麓時即躍也老而命禹則不至於亢兼采伊川誠齋語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伊川曰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天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

白雲曰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則大人莫大於堯舜也然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雖堯舜之大其復憂尚如此此九五大人之君所以利見九二大人之臣也天位不可階而升也故稱飛龍焉

上九亢龍有悔

白雲曰九三過而惕故无咎上九過而亢故有悔然則龍德莫善於惕而莫不善於亢也堯老而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政厥辟周公復子明辟君臣之間皆有是道故知進退者其唯聖人乎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伊川曰見羣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為首則吉也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

兼山曰用九用六獨乾坤有之乾純陽故曰羣龍坤純陰故曰永貞

白雲曰九天德也用天德者徧覆包含無所不容其於見羣龍而容之有餘裕矣夫是之謂大人大人有容天下之德而无長天下之志至於天下樂推首出庶物之際一以无心應之而已象言天德不可為首為者自為之辭无首者戒其无自為首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釋元之義也大哉乾元贊乾元為四德之首猶五常之仁專言則包四者之為大也萬物資始謂萬物之生皆感天之元氣資以為始也乃統天謂冠乎天德之始終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釋亨義也猶云雷雨之動滿盈於天地之間生物咸遂各以所賦而成形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此言聖人法元亨之用也大明天道之終始潛見惕躍飛悔各以其時成德也以上下定位而言謂之六位以陽氣變化成德而言謂之六龍御天猶云行天道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釋利貞之義也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太和貞元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保謂常存合謂常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

命之正以自全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言聖人法利貞之用也聖人在上高出於物猶乾道之變化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也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蒂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无間斷此乾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集諸先生語伊川晦菴

孔疏彖斷也斷定一卦之義也雲氣流行雨澤施布故品類之物流布成形

一說溫者春之和暑者夏之和涼者秋之和寒者冬之和四時正氣皆謂之和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伊川曰卦下象解一卦之象爻下象解一爻之象諸卦皆取象以為法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非至健固不

足以見天道也君子以自彊不息法天行之健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亦自強不息者歟

鶴山曰易之大象凡六十有四而於乾曰君子以自彊不息於晉曰君子以自昭明德天行日進凡皆自不可已聖人發二象示人以所當事者不為不切至矣然而日為衆陽之宗亦天下之健者而獨於乾曰自彊何哉天左旋而日右轉其為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窮晝夜而一周盖未始相遠也然日之進也財足以當晝夜之運而天之行則常超一度積日以成歲是則天常踰一度而日常不及一度則所謂彊健而无息非天行不足以當之安定胡公嘗語人曰人之一呼吸是謂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夜萬三千六百息故天行百餘萬里然則是孰使之然哉天以彊而无息也非有使之然也則人之為善其自彊不可息也盖亦无與乎他人矣天

之行也左旋右復前降後升晝夜有常古今无間人之為人將以主天地而命萬物也而合散消息乃為大化所驅固有由之終身而不知其然者顧得謂之自彊乎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有天德而在下未可用也説者以陽為陽氣則與文言為重復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陸希聲曰潛龍見於田則生植利乎民聖人見於世則教化漸於物

伊川曰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伊川曰進退動息必以道也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四為有位之臣雖有進退之義而義在有為故進亦

无咎夫人臣進退在君而不在巳君雖見知衆雖巳

允自當推讓疑懼故或之聖人以九四以陽居陰慮

其退而失時故曰進无咎也兼采白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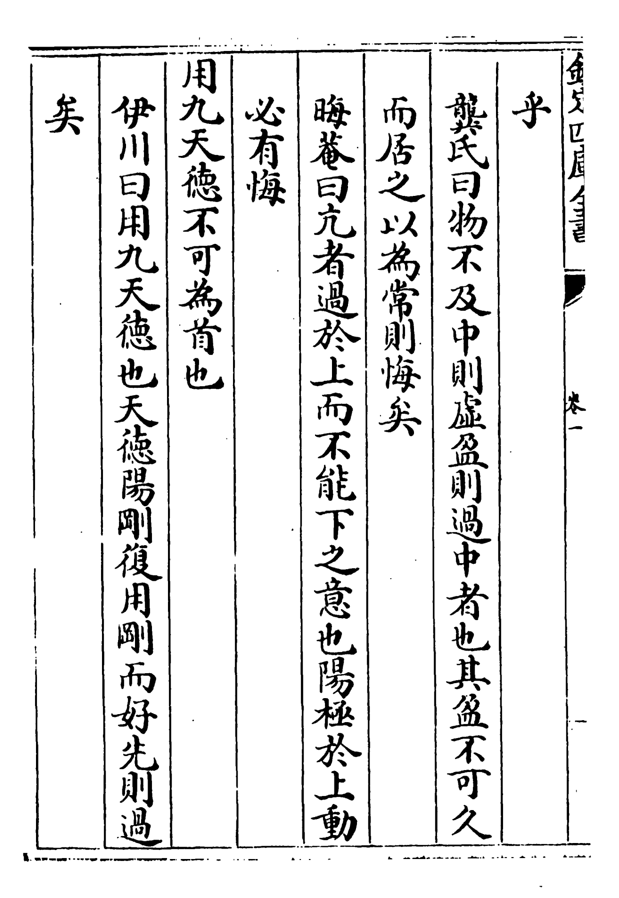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晦菴曰造猶作也

童溪曰造之一辭見聖人功用即天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白雲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亢不知變其能久



乎

龔氏曰物不及中則虛盈則過中者也其盈不可久而居之以為常則悔矣

晦菴曰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於上動必有悔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伊川曰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則過矣

白雲曰善用天德者用其大不善用天德者用其殭

殭无不及也處衆則欲長有功則欲伐故聖人於是

戒之益賛於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其知用

天德者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

伊川曰他卦彖象而巳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

義推乾之道施於人事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

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衆善之會也利者和合之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

漢上曰守正堅固不為萬物之所撓奪乃能建立庶事

西山真氏曰善端萌動者元也善端發達者亨也推而澤物俾各得所者利也幹木之身枝葉所依而立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

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君子體乾之仁則无物不在吾仁覆之中故足以長人衆善會處无不合禮物物皆利无不合義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為事之幹取伊川晦菴

廣平曰義主於刻制而利不生於其間則不和先王之義勞之乃所以逸之故民至於忘其勞殺之乃所以生之故民至於忘其死蓋利之實行乎其中矣事

以智謀物以智創智而不貞則事不立貞者正而固也謀之不正則異議得以屈之守之不固則衆力得以傾之豈事之幹邪

西山眞氏曰四德之說世之昧於理者皆言天與人二今以此條觀之則人之與天未嘗不一也蓋在天則為元亨利貞而在人則為仁義禮智元亨利貞理也生長收藏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有是性則有是情天人之

道脗合如此又曷嘗有二邪然天无心而人有欲天惟其无心也故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通復循環未嘗間斷於穆之命終古常新人惟其有欲也故惻隱之發而殘忍奪之辭遜之發而貪冒雜之羞惡之發而苟且閒之是非之發而昏妄賊之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學者當知天有此德吾亦有此德屏除私欲保養正性則吾之一身通體皆仁隨觸而應无非惻怛即天之春生意盎然而物物欣悅也吾

之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三千三百燦然明備即天之夏生意暢達而物物嘉美也吾之所以利物者皆合於義即天之秋生意凝實而萬寶得遂其性也吾之所以貞固而守者足以根本萬事即天之冬生意潛藏而造物所由以出也貞固所以為智者惟知之明故守之固智所以配冬者義發於外而智藏於內也人之與天其果二乎哉而況人君有天之德又居天之位則善端萌動者元也善端發達者亨也推而澤物俾各獲所者利也心既溥物還復寂

然者貞也雖一日之頃一念之微四者无乎不在然德雖固有非剛健則不能行夫惟自彊不息與天同運人欲不得以間之然後終始萬物與天同功矣義理之源莫大於此惟聖明玩心焉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伊川曰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

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

孔子將言一爻之義故自設問而自應也白雲謂不見是而无悶人不知而不慍者也或曰不悶者必不慍不慍者未必不悶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伊川曰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為得正中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既處无過之地則唯在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己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雖非君位君之德也或問如何是閑邪曰非禮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伊川曰内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君子之學如

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驕憂不懈而知懼雖在危地而无咎也

温公曰君子外修言辭內推至誠內外相應令无不行事業所以日新也又曰立誠自不妄語始

明道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

子貢之智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廣平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

善學者其必以忠信為主

邵氏曰上位者下體之上下位者上體之下凡人之情居上位則自以為有餘故常失之驕在下位則自以為不足故常失之憂

雷氏曰在已者德也見於事者業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内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修業九三備矣

此則欲及時而進也上而躍下而退是无常也意在

公天下非爲邪也進退无恒者時使之然非茍欲離

羣類也集孔晦菴疏語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伊川曰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

莫不歸仰况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上既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古語云人物物論謂人也易中利見大人其言則同義則有異如訟之利見大人謂宜見大德中正之人則其辯明言在見前乾之二五則聖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所利者見大人也言在見後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

不然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九居一卦之上而无位故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四以下皆從九五故曰賢人在下位而无輔以上九過高志満不來助之也无位无民无輔以此而動則有悔也

潛龍勿用下也

伊川曰以在下未可用也

白雲曰下言微也如有鯀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去聲也

伊川曰隨時而止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伊川曰進德修業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石氏曰審其可進而進以自試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晦菴曰居上以治下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漢上曰陽窮於九隂窮於六位窮於上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上九窮不知變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稱乾元則天德具矣用九者有天德而不為首也知

乾元用九之道則天下治矣故又曰乃見天則則法則也即天道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白雲曰塞閉未亨之時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伊川曰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劉氏曰易以爻為人以位為時九三爻與位皆陽故

曰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晦菴曰離下而上變革之時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白雲曰有天德而得天位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白雲曰與時偕極乾道極矣時不復矣而不知止故

與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乾元天德也有天德而能用九乃見聖人之則天也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伊川曰既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利貞乾之性情也始而亨非利貞其能不息乎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葢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賛其利之大曰大矣哉又曰元亨者只是

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謂始初發生大槩一例

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後屬人而言也利

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為本情是性之動處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

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伊川曰大哉賛乾道之大也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

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

剛則不屈健則不息中則无過不及正則不邪純則

不雜粹則无疵屈於物欲非剛也有始无卒非健也過與不及非中也背義就利非正也所守偏駁非純也未能盡善非粹也

晦菴曰剛健以全體言中正指二五言純粹精言異於他卦旁通猶言曲盡

劉氏曰乾之六爻發越揮散於六十二卦之間曲盡天地萬物之理

白雲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乾之德也六爻發揮旁通

情乾之業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乾之用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乾之功也有是德則有是業有是用則有是功也然精者德之精情者卦之情乘六龍用九也天下平致美利也乾之大如此聖人之法乾也剛健中正以崇德發揮旁通以廣業時乘六龍崇德以致用也雲行雨施廣業之功成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誠齋曰緼於身為德形於事為行初九雖潛而龍德具矣潛者位而已所性不存焉者也程子謂未成者未著也人非利見不足謂之成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聚問辯致知也寛以居之涵養也仁以行之力行也

兼山曰九二見龍在田以君德而處臣位在君子方

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者也田非不可安安之非所宜也是以利見大人彙以待征學以待發故也

耿氏曰聚積小之名君子之學也天地萬物之理古今治亂之變无不旁搜而遠取所以聚之也多聞而不擇其善徒自惑耳故問以辯之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虞翻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

伊川曰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於天而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乾乾兢惕以防危故雖危而不至於咎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横渠曰此以六畫分三才也以下二畫屬地則四遠於地故言中不在人若三則止言不在天不在田而已

三四雖皆重剛三則失之過故戒之以乾乾因其時而惕四則失之不及故勉之以或躍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伊川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

白雲曰究觀乾之一卦則包犧之畫明人配天地文王之重明聖人成天地之能周公之爻明有天德則居天位孔子之辭明合天地則可以治神人乃知君德不可以不大也故堯則天之大舜能有大禹為大禹皆九五之大人歟

晦菴曰大人者釋爻辭所謂大人也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

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伊川曰極之甚為亢至於亢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

漢上曰人固有知進退存亡者矣其道詭於聖人則

未必得其正不得其正則與天地不相似

誠齋曰亢者不知喪亡之幾而不退者也聖人唯能知之故能不失其正以處之又何亢之有堯舜是也嗟乎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唐之睿宗其庶矣乎曰其唯聖人乎必申言之者所以深賛聖人之能知亢也猶孔子稱賢哉回也亦先後申言之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

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伊川曰坤乾之對也四徳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為貞坤則柔順而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陰而先陽則為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也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又曰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

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

漢上曰順乾得主坤道有常有常者坤之利也

白雲曰坤德至柔待唱而應不為物先故君子有所往在物之先則失其道在物之後則得其道得其道斯能成其所利矣坤道以喪朋為正君子安此吉孰大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

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伊川曰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无疆也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也有此四者故能成承天之功品物咸得亨遂取牝馬爲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其動

也剛不害其為柔也柔順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

白雲曰大則无不至至則有所極此乾坤之異也含弘言其靜而翕也光大言其動而闢也坤合乾德之无疆馬行類地之无疆聖人應坤之无疆此三言无疆之别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誠齋曰地之力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君子之德

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衆勢力也

白雲曰古之人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以此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伊川曰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

馴謂習習而至於盛習因循也

晦菴曰六老陰也冰霜皆陰物也陰始生於下甚微

其勢必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所不能相无者既以仁義健順之屬明之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又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所以賛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

誠齋曰乾之初九陽始萌坤之初六陰始生陽始萌則曰潛龍勿用言方隱而未可以進也陰始生則曰

履霜堅冰至言雖微而必至於盛也

觀聖人之言可以知君子之難進而小人之易盛矣有國者其亦思所以求君子於隱而防小人之於早也哉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伊川曰二陰位在下故為坤之主統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

矣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所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在坤體故以方易剛猶貞加牝馬也言氣則先大大氣之體也於坤則先方由直方而大也地道光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哉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伊川曰爲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乃可常而得正可貞謂可貞固守之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唯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臣之道也然義所當爲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爲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哉

京口曰含之爲言待時而發也

晦菴曰六陰三陽内含章美可貞以守之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伊川曰四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无譽矣能慎如此則无害也

白雲曰天下徒知毀之為害而六四又知夫譽之為害也不其慎之至歟然則括囊果為臣之道歟曰時使之然耳非得已也

誠齋曰四居危疑之地而慎黙括囊可也若可以言而不言假六四之義以自文則為張禹胡廣學者審之

童溪曰咎所以致罪譽所以致疑甚矣无咎无譽之難也然當是時也譽所以致疑則譽亦咎也故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潘氏曰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居多懼之地謹密奉上无咎足矣敢求譽乎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伊川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為之戒云黄裳元吉黄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則元吉不盡發其義也黄裳既元吉則居尊為天下大凶可知矣

白雲曰文在中者言美徳在中也

元吉大善也盡此道者其唯周公乎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伊川曰陰從陽者也然盛極則抗而爭野謂進至於外也

白雲曰陽之拒陰必使不侵其內也龍戰于野則為臣之道既窮而在君之義亦闕矣其血玄黃君臣兩傷之謂也

誠齋曰陰極傷陽臣盛傷君六而居上陰極而臣盛矣故陰陽爭君臣戰兩傷兩窮而後已趙高簒秦秦亡而高亦誅王莽簒漢漢微而莽亦敗為臣者其勿

至於此為君者其勿使其臣至於此也盖上六之龍戰已兆於初六之履霜小人之可畏如此哉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䟽曰既能用此柔順長守貞正所以廣大而終也

伊川曰隂道柔而難常故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貞固盛大能終乃永貞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伊川曰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賛坤道之順也

漢上曰至柔至靜者坤之體也動而方剛者坤之用也方亦剛以其不可易故謂之方

誠齋曰臣道一於順乎曰有臣道有臣節臣道一於順故欲柔欲靜不順則為莽卓臣節病於順故欲剛欲方順則為張禹胡廣坤何以動而剛曰發生必達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疏曰順蓋言順習陰惡之道也

伊川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者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者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辯之於早不使順

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至於冰小惡而至於大皆事勢之順長也

白雲曰坤之初六非積善之象而文言先及積善者因明善不善皆在所積知不善之不可積則善為可積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伊川曰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

内守義以方其外敬立則内直義形則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為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問敬義何别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明道曰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唯无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西山真氏曰陽者天道也夫道也君道也陰者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故在天道則乾始之坤生之陽主歲功而陰佐陽以成歲在人道則夫主一家之事而妻佐之天子主天下之事諸侯主一國之事而后夫人佐之君臣亦然妻之與臣雖有善美含而晦之從其事而不敢居其功亦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

歸之天也詳玩此旨則為人之妻者其可以擅家之柄為人之臣者其可以擅國之柄乎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又稱臣之作福作威玉食則害於家凶於國其旨一也嗚呼可不戒哉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葢言謹也

白雲曰天地交感則賢人出而萬物亨天地閉隔則賢人隱而萬物不遂此自然之理非必天地不交否

之時為然也君臣之道不合則為閉矣賢人之德不彰則為隱矣括囊葢欲其自謹之耳

誠齋曰乾之初九遠而潛宜也坤之六四近而隱非宜也不宜隱而隱者六五之位君位也坤之六則臣也六五以臣而居君之位則僭也臣僭君則天下亂是天地閉塞之時也六四不幸而近之惟恐隱之不深耳此龔勝所以不仕於莽之朝而蔡邕所以失節於卓之官也聖人嚴臣子之大分於六五則深戒之

以居下之禮於六四則力勸之以潔身之節隱之於六五而發之於六四其防患深遠矣使六四至於潔身則六五何如哉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廣平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周公其人也故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公之大美發於事業者既孫而不處其暢於四支者睟然見於面動容周

旋皆感德神明之容不可得而形容也徒見赤爲几几而已赤爲几几四體不言而喻也黄中通理者養德性之源而通至理也正位居體者正為臣之位而居坤體也通理云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故宅於心者至虛而明居體云者處静而无倡也稟其令而已處順而无作也續其終而已故守其身者至柔而恭内外交相養則美在其中粹然无疵矣故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

不言而喻此暢於四支所以為美之至也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功髙而朝不忌任重而上不疑此發於事業所以為美之至也古之人有體是道者吾於周公見之矣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名實孚于上下不可掩也故曰德音不瑕蓋發於事業者然也公孫碩膚若是而不與有焉則其為美之至可知也

余童曰自常位言之五皆君位也如坤則專論為臣

之道故六五特為居攝之位焉臣居君位未免有嫌故必有文德在中如黄裳然斯盡善而致吉也黄者中央之色裳者下體之服也君子於此以文德在中不失之太過而通曉乎上下之理故能正君臣之位而終不失其居下之體焉此所以盡善而致吉也是宜文言終以美之至也稱之

鄭汝諧曰彖與文言皆以黄為中以裳為文為美葢古之服制十二章衣為繪裳用繡考工記謂五綵備

為繡裳備五綵與衣繪不同故裳為至美為至文是以六五取象焉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伊川曰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於陽也不相從則必戰

卦純陰疑无陽故稱龍見其與陽戰也于野進不已而至於外也盛極而進不已則戰矣雖盛極不離陰

類也而與陽爭其傷可知故稱血陰既盛極至與陽爭雖陽不能无傷故其血玄黄玄黄天地之色謂皆傷也

白雲曰上六之戰无龍以明之則不知其與陽戰也為其嫌於无陽而言戰也故稱龍焉

䷂ 震下坎上

伊川曰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陰陽相交乃成雲雷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

為屯若已成澤則為解也又動于險中亦屯之義陰陽不交則為否始交而未暢則為屯在時則天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也

白雲曰易為三才之書其言道則三才之道也天地人雖均為三才獨人道雜而多端无天地之純全故純剛為乾而盡天道純柔為坤而盡地道至於人事不齊一卦不足以盡故自屯至未濟所載人事為多而人道自此明矣

南軒曰一元之氣動乎重陰之下險礙未通所以為屯屯者物生之初歟故六二有女子字育之象今物之始萌必鈎攣拳曲可以見屯之義矣在時則君子力微而未伸險塞而難進故六爻之義皆不可有攸往

誠齋曰物勾萌未舒曰屯氣始交未暢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伊川曰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

龜山曰勿用有攸往以初爻言之也險在前屯難方生遽而往則行險而犯難矣

誠齋曰物屯求亨時屯亦求亨然時屯求亨其道有三惟至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故曰利貞惟不欲速為能成功之速故曰勿用有攸往惟多助為能克寡

助故曰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伊川曰陰陽始交則艱屯未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滿盈于天地之間生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人之處屯有致大亨之道亦在夫貞固也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无倫序昧冥昧不明當此時運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屯雖建侯自輔又當憂勤兢畏不

遑寧處聖人之深戒也

龜山曰乾一索而得震陰陽始交也坎在上難生也陰陽始交而未成澤坎之所以為難也震動而坎險動乎險中合二體言之也止乎險則蹇動乎險中則亨動有亨之道也蓋險非可止之地止則終于陷而已矣故動乃亨也夫屯難之初上下无常分貴賤无定位非正也屯難平而後君君臣臣而天下治故曰大亨貞言亨而後貞也雷雨之動滿盈則屯解而澤

下流矣天造草昧非寧居之時故宜建侯而不寧建侯所以自輔也使人各有主而天下定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白雲曰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故雷雨作解雲而未雨所以為屯經綸者經綸天下之事也

晦菴曰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綸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

下賤大得民也

白雲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則居屯者有不可動之勢而天下萬物方資于濟屯之才則濟屯者為不可不動之時以不可動之勢而遇不可不動之時此其所以盤旋也初九以剛明之才濟屯之難居正而靜不違勢建侯而動不違時其於屯也何不利之有故雖盤桓而不失康屯之道故曰志行正也況以陽下陰大得乎民矣聖人經綸建侯非自為也為民而已為

民而得民其難濟矣夏商之季湯武其盡之

龜山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初以剛明之才處羣陰之下能以貴下賤也其才足以濟時之屯又能以貴下之宜其得民矣志行正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也

誠齋曰一陽為二陰之主故曰貴二陰賤而一陽下之故曰下賤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

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龜山曰初雖有剛明之才足以濟難而亨屯以之為君則未也六二守女子之貞宜其不字矣至其數極而反常則君臣之分正故十年乃字十數之終也

潘氏曰班猶班師之班言方進而復退也

雷氏曰屯之六二有應於五柔順中正一心所事迫於初九之剛而不得如其志故曰屯如邅如言遭難而徘徊也如辭也乘馬者欲去而歸於五也見拘迫

而不得去故班如班旋也然初九求六二非欲害之求合而巳故曰匪冦婚媾

劉氏曰女子貞不字者六二守正不許也女子許嫁笄而字故字謂許之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虞翻曰即就也虞謂虞人掌禽獸者

伊川曰六三陰躁不能安屯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

雖貪於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惟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猶无虞以即鹿以有從禽之心也

龔氏曰幾殆也

誠齋曰鹿譬則功也虞人譬則應也故後世有逐鹿之説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伊川曰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於上者也而其才不足以濟屯故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初陽剛之賢乃是正應已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之婚媾往與共輔其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居公卿之位知已不足求賢與之共濟可謂明矣居得致之地已不能而遂已至暗者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白雲曰伊川曰人君之尊於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於亡矣雍曰九五位非不尊也處非不正也

見揜於二陰而有屯膏之象者盖五方自屯於險中豈能膏澤下於民哉然女子小人皆陰之類也能揜君之德者也能屯君之澤者也人君惑而好之乃所以自致其屯也

小貞吉大貞凶謂攻之有漸去之有方庶乎其可不然則容養亦亡決裂亦亡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揜君之德屯君之澤而陷君于難者上與四也君既

陷于難為小人者亦豈能獨保其安哉乘馬班如謂窮阨而无所歸也窮阨之甚至於泣血漣如屯之極也顛沛如此其能長久乎凶可知矣

䷃ 坎下艮上

伊川曰為卦艮上坎下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為蒙及其進則為亨義

誠齋曰屯者物之初蒙者人之初勾而未舒曰屯稚

而未達曰蒙故蒙有亨之理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白雲曰物穉有必亨之理聖人發蒙有致亨之道此蒙之所以亨也

誠齋曰教者无求於學者然後先王之道尊學者有求於教者然後教者之言入道尊則傳而行言入則信而堅故无求非傲有求非詘

伊川曰發蒙之道利以貞正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伊川曰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為故為昏蒙之義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二以剛明之賢處于下五以童蒙居于上非是二求于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

君尚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筮占決也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

兼山曰志應者非體應也誠應也

南軒曰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記曰幼子常視

母誑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葢童稚之時表裏粹然純一不雜人欲未起天理實存謂之大人者守此而已人能於是時保養護育使邪偽之情无自而入及其既久則虛靜純白渾然天成施為動作酬酢進退皆天理也非作聖之功起於斯乎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禮樂射御書數小學之事也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大學之事也幼則教之以小學長則教之以

大學乃時中之義也躐等欲速烏有能亨之理哉先儒嘗云進得一分便進一分此即亨之之道也再三瀆謂聞言不信其心二三也心既二三不當告也告則徒為煩瀆汝安剛為之即此意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耿氏曰泉者養源於山者也養源於山故其出不窮

南軒曰不謂之水而謂之泉者泉有始達之義

龜山曰泉之始達萬折必東避礙而通諸海果行者

取之盈科而後進不舍晝夜育德者取之

白雲曰山下出泉行之所以果行止之所以育德非以泉行而山止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説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䟽云在足曰桎在手曰梏

廣平曰民迷則目无所見耳无所聞若以物蒙其首也

誠齋曰蒙在發發在豫初者發之豫也聖人何以發之教人在立法立法在正己己正於上人觀於下迷者覺蔽者解如械得釋如囚得宥其何快如之故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快之至也刑之為言法也如刑于二女之刑故曰以正法也然則以言語教者末矣而況威乎以往吝者過是以往則吝也如威令是也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刑人之義也○房景伯母以道訓山民即此義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伊川曰包含容也卦惟二陽爻上九剛而過惟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應於五用於時而獨明者也苟恃其明專於自任則其德不弘故雖婦人之柔闇尚當納其所善則其明廣矣又以諸爻皆陰故云婦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之情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

以尊卑言之五父道也二子道也以卦材言之二即
五之師也聖人恐九二以師道自居或失臣子之義
故以子克家戒之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旡攸利象曰勿用取女
行不順也
伊川曰三以陰柔處蒙暗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
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為羣蒙所歸得時之
盛故舍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

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

不正之婦勿用取也取之則必將敗亂汝之家故曰无攸利六三坎體水性趨下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白雲曰孟子曰夫茍好善則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何困之有夫茍不好善則訑訑之聲音顔色距

人於千里之外是其所以困也故以此而居上則失道而寡助以此務學則孤陋而寡聞然則困蒙抑亦自取之歟伊川以吝為不足謂可少之也然有嗇而可鄙之意

誠齋曰窒於通之謂困嗇於從之謂吝吝疾者諱醫吝過者諱師四之困蒙而復吝於親賢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歟

陽明陰暗陽實陰虛九二為一卦發蒙之主四陰皆

賴發其蒙初與三切比之六五與之應四獨遠焉其困吝乃自取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伊川曰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為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已也舍已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於天下矣

龜山曰五居尊位下求九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不挾賢也苟有求焉有所挾則皆在所不告自天子達於庶人君子所以待之一也故惟童蒙乃吉

誠齋曰有童穉之蒙有小民之蒙有學者之蒙有聖人之蒙六五以人君之尊秉巽順之德自居於童穉之蒙以下學於九二剛明之賢此聖人之蒙也聰明睿知而守之以愚者也高宗自以其德弗類而學於

傅說武王自以不知彛倫而訪於箕子所以聖益聖歟此所謂蒙以養正聖功者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蒙即昏蒙未有知也故初則發之發即教也而終則擊之擊者小則鞭扑大則刑戮也教之不可而後用刑是聖人刑以弼教也禦寇者閑其邪止其惡引之於剛中之道也為寇者非徒不能引之於道而反驅之於邪惡之域也與端之為寇也久矣禦寇而不為

寇上下得不順乎九二爲一卦發蒙之主不能戒之於早終至於過而後擊之然非教之不至抑亦有頑鈍愚惡難於悛改之人去其敗羣罰一人而千萬人説所謂上下順也羣陰皆賴九二發其蒙故象言上下

䷄ 乾下坎上

伊川曰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爲飲食之道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伊川曰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為須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既正且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而无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者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辨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

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伊川曰以險在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其義不至於困窮也五以剛實居中為孚之象以乾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既正且吉也所以能然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既有孚而貞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

龜山曰五以剛中正履尊位而不疚故有孚光亨貞

吉有孚剛中也光亨大亨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則光斯大矣不曰大亨者以其有險而剛不揜焉故曰光亨也夫剛健而上行乾道也險在前而不進有需之義焉故曰需須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而動與時偕天行也故險雖在前而不能陷其義不困窮矣以剛健之才需而後動則往无不濟矣故利涉大川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伊川曰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

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為須待之義猶君子畜

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為雨

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

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

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伊川曰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為

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陽之為物剛健上進者也初

能需待於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伊川曰坎為水水近則有沙衍寬綽也二以陽剛之才而居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

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

耿氏曰乾之九二寛以居之履之九二履道坦坦寛行而吏易无如二之中也故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近於險故小有言然而寛衍在中未至迫也所以得吉而終者也

有沙之地多寛衍而平易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伊川曰三切逼上體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災患難之通稱對眚而言則分也三之致寇由己進而逼之故云自我若能敬慎量宜而進相時而動則无喪敗也

龜山曰需而迫於險則致寇自我矣然乾健之極非險之所能陷故敬慎則不敗需而後動能敬慎者也若夫行險以徼倖雖有剛健之才能不敗者鮮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單氏曰六四以陰居陰而其體坎也當陽之彙進而為之難者也方陽之漸進也則出言以害之陽之既進則為寇以禦之及其陽進已至量力之不可敵也則順以聽命焉此小人之所以為小人也血者陰之傷也穴者陰之安也出其所安以需焉此所謂順以聽者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白雲曰先人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人有士君子之

行詩之所謂太平需之所謂貞吉也雍曰飲食非自養也養賢而已養賢以及萬民所以應天下之需也鹿鳴之君蓋得需于酒食之道天保之福所謂貞吉也

誠齋曰陽彙而進陰引而退九五以陽剛居中得正而位乎天位險者夷難者解天下治平矣需于酒食乃太平之君以飲食宴勞忠臣嘉賓之事也貞吉者待之有禮而无過不及之謂也故象曰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或以為尊位或以為无位需之上六以隂居一卦之上是隂柔之才處尊位而不當者也穴者隂所安也六四貪而固寵以有位為安故聖人戒之曰出自穴令不固其位也固位以待則傷之者至矣故曰需于血上六居一卦之終終則變矣方之六四是无固位之心者也四以有位為安故戒之出上以无位為

安故勉之入入于穴是雖有尊位而不居也三人謂下之三陽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謂不促之而自來也上六謙而知變有尊位而不居羣剛之來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理哉故終吉而无大失也若夫需道之終猶欲固位以為安懷險以為難亦君子之所不容也能无凶乎

☰☵ 坎下乾上

子夏曰兩其情則上剛而下險兼其象則心險而行健能无訟乎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伊川曰訟之為卦上剛下險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九二以剛自

外來而成訟則二乃訟之主也以剛處中中實之象故為有孚處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艱阻窒塞不窒則不成訟矣而有惕懼又居險陷之中亦為窒塞惕懼之義訟非善事得中无過則吉終極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謂窮盡其事也訟者求辨其是非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不利涉大川謂若蹈危險則陷其身矣乃入于深淵也

卦中有中正險陷之象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誠齋曰天道上行水性下注天左而西水右而東相違而行此訟之象也

伊川曰絶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愼交結明契劵之類是也

白雲曰作事謀始期无訟也邦无道免於刑戮在下之謀始也刑期无刑必也无訟在上之謀始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

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伊川曰訟非可長之事以隂柔之才而訟於下難以吉矣以上有剛陽之正應辯理之明而能不永其事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有言災之小者也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於四為獲其辨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為對敵也

白雲曰訟之初未始不小有言也永其事則有成終之凶不永所事是以終吉言於初者戒之於始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戸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漢上曰五君也其德中正以不正而訟中正不可也況以臣訟君乎不克訟者義不克也故歸而逋則其邑人三百戸得以无眚不然五來討二禍及邑人矣歸者二自五而返逋者失位而竄自下訟上於勢為逆於義為非禍患至于逋竄自取之猶拾掇也眚災也

徐氏曰九二所以能逋竄者坎為隱伏故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六三體險而不正有訟之象然訟者剛健之事故聖人因其才而戒焉食舊德者謂當守其素分而從上不爭也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獲吉也處危謂在險而承乘皆剛與居訟之時也或從王事无成者謂從王事而不以成功自

居也夫訟生於其行之相違而天下之訟又起於矜功而伐善以柔而從剛以下而從上有功而不自居故能不失舊物而終又獲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伊川曰命謂正理失正理為方命方不順也故以即命為復不克訟而不訟反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為安貞則吉矣

單氏曰九四剛也故不能无訟剛而處隂故能不克而止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伊川曰元吉大善而吉也

白雲曰九五以中正之徳聽天下之訟人之所利見實天下之吉也獄訟之歸虞舜虞芮之質文王其九五之謂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

敬也

伊川曰九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強窮極於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

或者未必之辭鞶帶大帶也蓋爵命之服人所敬也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何足敬哉褫奪也終朝三褫之蓋言衆所不容而欲奪之之意非已爲人所奪也終朝

之間人欲奪之者至於再至於三其不足敬也甚矣

☷☵ 坎下坤上

伊川曰為卦坤上坎下内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一陽為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為衆陰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為衆陰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子夏傳作大人

温公曰師貞丈人吉无咎難之也

伊川曰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識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

廣平曰師貞丈人吉故詩稱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老者成德之稱乞其言足以愈人之疾故曰艾憲其行足以助人之善故曰叟其更事多其作謀審其成德也尊其致道也逺蓋朝廷典刑所賴而非特可以行

師也丈人者老者之尊稱而法度所資也師之道以律為主故以丈人言之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温公曰夫治衆不以剛則慢而不振用剛而不獲中則暴而无親上无應於君下无應於民則身危而功不成所施不在于順則衆怨而民不從四者非所以吉而无咎也吉而无咎則唯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

乎

白雲曰剛中而應九二也行險而順師之義也師道必正而後動衆正於九二也能用衆正之九二則可以王六五是也師者凶危行險之道故曰毒天下而必以順動者蓋有義存焉則民從之毒如藥石之攻疾毒之所以去害也所謂誅其君而弔其民東面而征西夷怨者可謂善補興師動衆之過者也

雷氏曰坎險也坤順也險難作於下而民塗炭王者

順人心伐有罪救民於水火之中行險而順者師之道也周官自伍積而至於師可謂衆矣衆而无以正之敗亂而凶欲正其師而非其人則不可得而正矣丈人者其材長於人者也其材長於人則可以長人故能正師焉自寸積而至於丈則丈者長材也春秋傳曰師能左右之曰以然則以者用而使之也能用衆正者六五也剛中而應者九二也剛而不中楚子玉所以敗兵也不見應於上燕樂毅所以出奔也

九二能以衆正萬邦則可以賛六五之君王天下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伊川曰水聚於地中為衆聚之象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

誠齋曰君子之容民如地之容水能容受之斯能畜聚之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伊川曰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制

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失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无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亦凶今人用師唯務勝而已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伊川曰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

專唯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
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
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
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于三也在
師中吉者以其承天子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
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王三錫
以恩命褒其成功以威懷萬邦也
安定曰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

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所謂知柔知剛萬夫之望矣一陽而統衆陰故有懷萬邦之象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伊川曰輿尸衆主也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

龜山曰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衂則輿尸之凶可知

誠齋曰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於趙穿郤之師

荀林父為將而令出於先縠皆六三之輿尸者也六

三不中不正體柔用剛而居九二賢將之上是以弟子輿尸取凶之道也唐以宦官監軍自取敗衄其是之謂乎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伊川曰左次退舍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龜山曰兵凶器也先王以喪禮處之故上將軍居右

則師以右為主師之常也退而左次則失常矣然四以柔順之資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知力不足退而左次未為失常也

誠齋曰善師者不必戰以守為戰亦戰也以退為進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必於進也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伊川曰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

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于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

白雲曰長子九二也以中行師得其道者也弟子六

三也以輿尸而凶非獨六三之罪也君使之不當也雷氏曰奉辭伐罪我直彼曲可謂正矣任將非人雖正亦凶此深戒人君之慎將也在師中吉以中行也皆言九二也於彖言其剛中於二於五不言剛而止言中何也以此知聖人好生惡殺之甚也於師之二五乃隐其剛止稱其中惟恐剛而多殺故也然則聖人之仁天下後世至矣為將帥者不可不知也

一說執言猶云執之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伊川曰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功乎用之必亂邦也

白雲曰先人曰武成之終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又曰敦信明義崇德報功則盡上六之義者其武王乎雍曰雖大君有命而小人不得開國承家者以小人无容衆居上之德此武王所以必崇德而報功也崇德則小人勿用矣

穆伯不用簡倫得上六之義矣

䷇ 坤下坎上

伊川曰為卦上坎下坤以二體言之水在地上物之

相比无間莫如水之在地上又衆爻皆陰獨五以陽
剛居君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為比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伊川曰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為吉道故雜卦云比
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茍非其道則有悔咎故
必推原占决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决卜度非謂
以蓍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
永謂可以長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

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後則凶矣

漢上曰原再也慎之至也如原蠶原廟之原後夫凶比道貴先故也

雷氏曰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而被誅後夫凶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南軒曰夫陽明所在不可不依衆人所往不可獨背方衆陰比乎九五而上六獨在外有背而去之之象也彖辭言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獨言下順從豈非斥上六之在外乎

誠齋曰君子周小人比而曰比吉者此上下之親比非小人之朋比也上親下則下有歸下親上則上有

與有歸則不離有與則不孤自生民以來至於今未之能易故曰比吉然求比不可速亦不可舒不可速故占度必謹其初謹初必致其詳原筮者占度在初也元永貞者詳觀上之人三德具而後比之也不可舒故以此之不寧速來以求彼之寧則吉也少後焉凶之道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伊川曰建萬國所以比民親諸侯所以比天下

兼山曰民之有君諸侯之有王非先王創治而有之皆出於自然之勢也蓋上下之分未立強弱之勢不齊於是大得以陵小衆得以暴寡日趨於亂亡而生生之理熄矣必有強有德者出焉則大小之勢分衆寡之情一於是有小事大有大比小小大之情親率歸于大定者是先王封建之本也梁襄王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一者王也方地上有水非澤之所鍾散而相親則各有所比先王以是建

萬國而親諸侯王道之本也方覲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周成王時助祭者千八百國春秋之時見於經者止百二十四國其後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卒并於秦數百年呑噬屠滅殆盡凡以天下无王故也故易之有比春秋之書王其義一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之初原筮之時也度其所比之人信有剛中之德

孚故曰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孚之在已也缶器之質者也誠信充實於内若物之盈滿于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他吉也非應非比則稱他大抵人之相比非應則近也遠而非應比亦難矣雖然誠信感人有必應之道故中孚之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是不期應而人自應之也故終能使九五之君因六二六四之薦而與之相比也集粹言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伊川曰二與五為正應皆得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于内自内謂由已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己己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内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易之為戒嚴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

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誠齋曰上六无首而凶六三與之相應是相比者非其人也能无傷已乎仲尼蘭鮑荀卿遴麻皆戒于親非其人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伊川曰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於五乃得貞正而吉也五剛陽中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

上比之正也故為貞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
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白雲曰九五之君非以力假仁者也蓋有大中至正
之道以昭示天下天下自從而比之故曰顯比王田
不合圍三面而驅故所失者前禽而已是猶上六之
不我比也夫以大中至正之道昭示天下无容私焉
是以逆則舍之順則取之故彖言不寧方來後夫凶

皆自來自後之辭非聖人有以强之也上使中者書曰民心罔中唯爾之中其使中之謂乎

誠齋曰王者之比天下去妙巧捐策謀昭示之以至正大中之道而已可以比天下而不可以示天下王者不由也故曰顯比然有比天下之道而无比天下之心可與比天下矣邑人不誡者不誡人而人自親也上使中者上以中正比其下下亦以中正比其上非使之使也不使之使也太王去邠而從之者如歸

市則驅禽而禽不去成湯征葛而間之者怨後予則不令而捷於令聖人何心哉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荆公曰陰之為物以陽為首而比之者也乘九五而不承焉比之无首也有陽為之首則陰有所終无首則无所終矣陰先則迷而失道也

徐氏曰乾以陽在上故能首出庶物坤順承天故能大有終

白雲曰上六非天下之所比又不能比人為臣而无君與无元首何異哉是以凶而无所終也三有匪人之傷上有无首之凶背逆比之道聖人舍之者也四也初也其知幾乎故能非其應而獲吉以是知比者必求大中至正而比之斯无不吉

䷈ 乾下巽上

伊川曰畜止也止則聚矣為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巽順為巽所畜故為

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力止之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伊川曰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唱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唱不順故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唱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據四而言故云

自我畜陽者四畜之主也蝃蝀之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蝃蝀在東則是陰先唱也莫之敢指者非謂手指莫敢指陳也猶言不道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陽大陰小一陰而畜五陽是以為小畜以陰居四又處上位柔得位也卦唯一陰而諸陽皆應故曰上下應之健而巽以卦材言也内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

九五剛中正與四合志則志行矣是以亨也小過之六五小者巳過大者不應則不雨故曰巳上也小畜不止則尚往尚往者宜有所往也往而陰陽和則雨矣施未行者澤未下也密雲尚往則澤有必下之理君子成已有必能成物之道集

閑閑趙氏曰宮之奇懦而不能强諫志不健也禇遂良置笏乞歸田里辭未巽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者天之鼓舞萬物者也風行天上有潤物巽入之道君子體之以懿文德故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大舜之格有苗孝文之懷尉陀文德之懿也楊子曰浸以光大不亦懿乎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童溪曰復而自進其格心之事業乎

誠齋曰啓君之善在初止君之不善亦在初故伊尹告太甲以謹厥初召公告成王以若生子縱於初禁

於未晚矣初與四為應四止初而初受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而復復而歸於道是雖曰彼之所止而吾實自復於道也成王與周召居成王化而為周召其德義之吉也又何過咎之有

雷氏曰君之失道初而未彰陳善而閉畜之使復而由於道則敬而好君者也何尤於畜君哉而人臣之義得矣故曰復自道何其咎吉而象以為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白雲曰不能辨之於早至二尤艱矣故牽而後復也

牽者勉强之義雖无自復之易然强勉能復猶為吉

也非二有剛中之德亦將自失也

誠齋曰復於初善之善也不復於初而復於二善也

非善之善也何也初安於復故為自復二勉於復故

為牽復牽者强勉之謂昜為其能勉於復也二雖剛

而猶居中故能勉於復雖不及初之自復豈不愈於

過剛而不受止者乎故亦許其不自失然視何咎之

吉則不佯矣

晦菴曰亦者承初九象辭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童溪曰初九動之微也其曰復自道則制之之力无勞也九二已形也其曰牽復則制之之力已勞矣至於三則極矣制之之力不亦勞甚乎猶之輿也其行有輻如欲制之使不行非脫去其輻不可也夫脫人之輻而制之使不行則在我失之强在彼易以致怨

故不正相與未有能相正者也

西山真氏曰臣棻程頤曰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為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而不可行也陰受制於陽者而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之進猶夫不能正其家

室故致反目也臣觀自昔柔闇之主若唐高宗受制於武氏不足怪也隋文㧞業之君而亦受制於獨孤何哉由自處之不正故耳頤之言可不為永鑒也哉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伊川曰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内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者也諸陽之志係於四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衆剛必見傷害唯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感之矣故其傷害

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此以柔畜剛之道也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也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所以得惕出而无咎也惕出則血去可知舉其輕者也五既合志衆陽皆從之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易言交如者異體交也言攣如者同體合也六四柔順之臣而上欲格君心之非下欲止天下之不善常

恐力不足而見傷也九五剛明中正之君而行巽順柔克之政四以正匡其君五以正用其臣四之忠誠孚于五五信任而不疑君臣合志同心同德故曰有孚攣如攣如者攣固而不可解也四五皆言有孚而五又曰攣如者葢君臣相信固不固在君而不在臣也故戒五而不戒四富以其鄰者謂人君富有天下以信任賢臣故也書云臣哉鄰哉葢指四而言也且人君之富有天下所貴乎置天下之民於富庶康寧

之域風行草偃靡然而為善也豈謂使天下之人奉一人而已哉誠齊以富為善葢取既富教之之意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畜道未成則曰密雲不雨者由起自西郊陰先而不應故也至此則畜道成矣陰陽和而後有雨既雨和也既處安也上下並畜而至於和且安者由四尚柔巽之德而負載此任也雖然以臣制君以婦制夫俱

非臣與婦之正也守此為正危之道也故曰婦貞厲月幾望者陰已盛矣若既望則不可戒矣盛而又進則必見疑于陽凶之道也故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夫小畜之義只是以柔巽之道而畜之也非如大畜可以力止之也卦以一陰畜五陽畜於初則易復二則牽勉至於三則不可為也雖欲力止如車與脫去其輪輻而使不行亦不能也適足致其夫怒目相視而失室家之正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小畜之道主乎

巽輿脫輻則行不巽也四五孚誠交通則其志行矣至於終不知幾望之戒而猶征焉是以凶也

南軒曰易言月幾望者三皆言分不可踰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中孚之六四曰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蓋歸妹以帝女下嫁挾富貴之勢則易以亢滿何以執婦道成肅雝之德哉中孚之時君臣推誠以相與則君必降巳以下臣臣以見知而上進上下不相疑而僭逼之

端易啓也故皆戒之以月幾望春秋書日蝕三十六月蝕則未嘗書蓋日蝕者變之大月蝕者乃其常也君道不可以虧臣道不可以盈也

䷉ 兑下乾上

動以天為无妄是動合乎天德也明乎天為同人人心即天心也悦乎天為履是聖人樂天之道也故曰禮義之悦我心猶芻豢之悦我口

履虎尾不咥人亨

南軒曰孔子恭而安有子以禮之用和為貴夫禮未嘗无和樂坦易之道但衆人禮義之心為私慾之心所勝樂放肆而憚繩檢視禮為難事而不知妄意直行乃所以蹈危也聖人遵理而行心與理一習與性成雖處衆人所甚懼之地而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此履虎尾所以不咥人也履之為卦上乾而下兊乾者強行不息之謂兊者和豫可悅之謂強行不息而至於和豫可悅非達於禮者其能至此哉

履禮也有天德而行之以和故能一柔進退履衆剛而不見傷也禮之用和為貴其是之謂乎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白雲曰說而應乎乾則與乾合德是以能履而有不咥人亨之象剛中正九五也履帝位而不疚然後其道下濟而光明疚則不能光明也剛德常過過則疚剛而不過斯不疚矣故允恭克讓堯所以光被溫恭

允塞舜所以文明皆剛而中正者也謂之不疚者如此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誠齋曰天髙地下澤又下之下者也

伊川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别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

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

龜山曰禮莫大於明分分之不明則為下不安於下而志不定志不定則覬覦之心生覬覦之心生則陵

僭之禍起而亂之所由作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明道曰素履巳定但行其志爾

伊川曰履不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

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茍利也獨行其志願爾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其素履也

誠齋曰君子之在天下非出則處幼而學壯而行初九履之初也必有平生素雅之學然後可以有行非利其身也行其志也无其素而欲行欺也古者學而後行後世行而後學顔子陋巷之禹稷仲舒下帷之

伊吕孔明草廬之管樂不如是不為素履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伊川曰九二居柔寛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中不自亂蓋其中心安静不以利欲自亂也

龜山曰剛中而承柔異乎六三之履虎尾也故曰履道坦坦坦坦者言所履夷易而无難也居中處悦而

上无應故曰幽人顔淵在陋巷不改其樂是也非中不自亂何以與此苟有應乎上則為禹稷之事非幽人也古之聖人雖在側微若將終身焉中不自亂故也若夫外驚而以紆朱懐金為樂則利欲交戰於胷中能不自亂者未之有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眇而跛者也然而處陽其志剛不知其眇而自以為能視很愎自賢而不見己過不知其跛而自以為能履不由其道而驕傲自行故不足與之有明有行也武人謂武暴之人用于大君以有為肆其躁率无所顧忌非能順履而遠到也其取禍也必矣取伊川雷氏說

彖云履虎尾不咥人亨謂亨非止于不見咥亦天下之亨六三見咥而凶謂凶非止于見咥亦天下之凶

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白雲曰九四近剛决之君處多懼之地而能愬愬恐懼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淵履冰者也豈有不終吉者哉此聖人居危難之道也志行者不失其所志之謂也舜之志孝也文王之志仁也父頑母嚚而克諧以孝舜居難而志行也出羑里而請除炮烙之刑文王居難而志行也

雷氏曰九四以陽處陰則剛而能柔者也剛而能柔則履危而知懼非直前而不顧者也志行者得志而行乎天下之謂也初九之獨行願者獨善其身之謂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伊川曰居至尊之位據能專之勢而自任剛决不復畏慎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龜山曰履禮也禮之用和爲貴故曰履和而至九二

九四皆體剛而志柔履而和者也故吉六三體柔而志剛以和為體也而又失位不中和而不以禮節者也九五剛當位而履履而不用和者也故雖正亦厲矣

白雲曰彖論中正故發其光明之美文言夬履故示以剛決之戒道之常變如此位正當者猶以用剛而厲則知位非正當者凶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履之上九履道已成而居上位也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謂自視其所履誠善則動容周旋之間无非大善之吉也以此在上民咸賴焉故曰大有慶也

乾隆御覽之寶

學易記卷一